湖樓筆談

湖樓筆談序

余頻年主講西湖詁經精舍精舍有樓三楹可以攬全湖之勝春秋佳日輒倘佯其上然其地距城遠賓客罕至或終日雨則終日不見一人無與談談以筆積久遂多稍稍編次之定爲七卷第一第二卷談經第三卷談史記第四卷談漢書第五卷談小學第六卷談詩文第七卷談雜事雖詹詹小言或勝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乎俞樾記

第一樓叢書之九

湖樓筆談一

德清俞樾

繫辭傳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然則易之名義自取之變易釋名釋典藝曰易易也言變易也此得其本義矣乾鑿度乃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推尋其義殊不可通繫辭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是易簡之德分屬乾坤易首乾坤應題易簡去簡者易於義何居若夫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不易之義亦有可言然義取不

易而書則名易易闢其反而抑何悠謬若如斯言則者爲不吉凶爲不凶矣是故易簡之說或者以乾包坤不易之說實乃以白爲黑鄭君信緯遵用其義孔氏正義列之首篇支離之談所未敢徇

卦有六爻二五正應固也至謂初與四應三與上應其不然乎以愚求之初上相應也二五相應也三四相應也是故上經三十卦初上兩爻爲陽爻各十有七爲陰爻各十有三二五兩爻爲陽爻各十有四爲陰爻各十有六三四兩爻爲陽爻各十有二爲陰爻各十有八下經三十四卦初上兩爻爲陽爻各十有五爲陰爻各十

有九二五兩爻爲陽爻各十有八爲陰爻各十有六三四兩爻爲陽爻各二十爲陰爻各十有四以其數之相準知其位之相應也然此相準之數自來未有言及者愚反復推求而得之傳曰爻有等其斯之謂歟

周易初九初六之類疑皆孔子所加觀左傳引周易文宣七年傳曰其在周易豐之離不曰豐上六宣十年傳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不曰師初六昭二十九年傳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當時周易已如今本則

曰初九曰九二豈不簡而易曉乃必以變卦言乎故知初九九二之類孔子所加古本無也

左傳所載當時君大夫言語皆左氏所撰非其本文故歷年二百國非一國人不一人而辭氣之閒如出一口且如秦穆作誓列于尚書與殷盤周誥同一聱牙而左傳所載秦穆之語則皆近今矣知由丘明潤色也又昭元年傳載趙孟之言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在禮大夫年七十始稱老夫據襄三十一年傳孟孝伯謂趙孟年未盈五十至此才一年耳安得遽稱老夫卽或趙孟挾長不依古禮然其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及

穆叔賦鵲巢則又曰武不堪也安有對小國大夫自稱其名當天子大臣概稱老夫其為不然審可知矣當由左氏隨事立文稱名者因其辭意謙抑稱老夫者因其辭氣衰頹但取揣摩之維肖不辭紀載之失真也

人與己對文乃古人之文亦或通用公羊宣六年傳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避丸是樂而已矣何注曰已已諸大夫也此已字若後人為之則當作人又昭三十一年傳有珍怪之物則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何注曰人夏父自謂也此人字若後人為之則當作已

子思作中庸漢時已有此說太史公亦信之然吾謂中庸或孔氏之徒爲之而非子思所自爲也中庸蓋秦書也何以言之子思之生當魯哀公時其歿也當魯穆公時是春秋之末而戰國之初當是時天下大亂國自爲政家自爲俗而中庸乃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此豈子思之言乎吾意秦幷六國之後或孔氏之徒傳述緒言而爲此書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文曰普天之下摶心壹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文曰黔首改化遠邇同度皆與中庸所言合故知中庸作於此時也其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

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然則一稾時王之制矣此亦衆人之辭也

周禮一書乃周衰有志之士所爲亦欲自成一代之制以詒百王之法非周公之書亦非周制也其以夏官名司馬殊爲失之夫司馬兵官也夏者長養之時而兵者陰類故在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起兵動衆詩六月篇鄭箋曰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亦見盛夏非出兵之時而謂先王以夏官名司馬乎管子五行篇說黃帝六相曰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廪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工師祝融辨乎南

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是故春者工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據此則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之名自古有之而夏官是司徒非司馬即此可知周禮之非古制矣

古書簡質故唐虞三代典謨誓誥罕用語助之詞堯典囂訟可乎句末乎字止此一見西伯戡黎篇我生不有命在天據史記則句末有乎字呂刑篇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史記作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乎則句末亦有乎字而經文皆無有也論語發

端便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於是始變渾噩之體而爲流麗之文其文章述有子之言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抑揚頓挫詠之如生蓋文章之工始乎闕里矣厥後學者傳述斯風益闡左丘明本之以作傳遂使二百四十年閒君卿大夫如出一口彬彬乎可誦矣自是而戰國而秦漢循用至今烏乎天生尼父爲文教宗論語一書豈獨義理之淵深乎乃其文章之工亦沾溉萬世也

碩鼠一篇三言逝將去女初讀之疑失詩人忠厚之意

及反復其詞而知其終不忍去也首章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次章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是皆決意以去矣三章則變其文曰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是可知其終不去也毛傳曰號呼也今曰不去而徒號呼曰樂郊樂郊明日不去而徒號呼曰樂郊樂郊久之則亦厭倦矣蓋彼都雖可樂而故土終不可忘若曰已矣不復言矣誰其長此號呼乎之猶其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誰之永號猶曰誰其永號鄭箋訓之為往而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也於是詩人之旨全

失矣
古人言婦女不諱言容貌之美碩人之詩歌詠其君夫人幾於神女洛神之賦矣使後人爲之得無有劉楨平視之嫌而古人固不忌也采蘋篇有齊季女玉篇女部引作有齋季女蓋本三家詩廣雅釋詁齋好也疑亦三家舊說義勝於毛毛公訓齊爲敬然車舝篇思孌季女逝兮傳曰孌美貌謂有齊季女也則亦同於三家之說矣推之思齊篇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兩思字皆語詞曰齊曰媚皆言其美也齊卽齋之叚字廣雅齋與媚竝訓好正可以釋此詩先大任後周

美者由大姒嗣徽音而上溯之故先近後遠也毛傳鄭箋均非詩旨夫容貌醜惡列於六極男子且然況婦人乎後世於婦人辭言其美正由風俗媮薄心術不端漢郭輔碑云有四男三女咸高賢姣孋以姣孋稱其女漢人之詞猶近古也

尚書君奭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按伊尹與保衡一也皇天與上帝一也上言有若伊尹下言有若保衡上言格于皇天下言格于上帝此古人屬辭之法鄭注曰伊尹湯所以倚而取

乎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望文生義或轉失之矣

堯典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攸傳曰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斯言得之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顏淵本是附夫子因上句言夫子故下句變言驥尾顧氏炎武謂是回避叚借之法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蓋六朝人猶及窺此祕也

皋陶伯益竝見尙書史記夏本紀云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

而后舉益任之政是伯益代臯陶秉政名位或稍後之然史公先云封臯陶之後後云舉益别而言之明伯益非臯陶後也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五歲佐禹事屬不經曹大家注云陶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此未詳所出春秋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杜注云此卽垂益禹臯陶之倫庭堅卽臯陶字庭堅之爲臯陶漢人舊說固如此孫叔敖碑云虞庭堅禹稷不能踰也亦以庭堅爲臯陶而伯益者隤敱也水經注載百蟲將軍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敱高陽氏第二子伯益者也左

傳先隤敳後庭堅豈先父後了乎卽謂益字隤敳無經
典明文可據然庭堅之下止仲容叔達二人益曰伯益
其非仲叔明矣卽非隤敳亦在倉舒檮戭尨降大臨四
人之中皆列庭堅之前者也是故臯陶伯益爲父子之
說愚未敢信鄭康成以君陳爲周公子亦所未詳也
韓昌黎論文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余謂
此言惟尙書足以當之如臯陶謨篇帝曰臣作朕股肱
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又如多方篇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靖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此兩段文勢雄厚後人稱韓潮蘇海方此其猶溝澮矣且前一段

汝翼汝爲汝明汝聽汝弼木作五疊而句法長者至三十九字短者止四字參差錯落眞大珠小珠落玉槃也其下疊用七之字而又間以爾哉字讀之音韵鏗鏘雖謂之無意行文不可也後一段三疊而曷不四疊爾乃爾疊我惟時有陣馬風檣之勢凡如此類皆令人百讀不厭聖經固不可言文卽以文論亦文章之雄乎東晉所出古文尙書正如刻楮爲葉翦綵爲華索索無生氣望而知爲贋筆淺人以其文從字順而喜讀之皆齊梁小兒之見也

洪範五事各有休咎之徵旣足明得失之應矣五福六

極本不相涉漢儒必牽合言之於是五事而六極兩者參差乃增出皇之不極以配五事而爲六無理甚矣夫數之不合者不可强合是故五行者書所有易所無也言易者必附會五行於是兌爲金而乾亦爲金震爲木而艮巽亦爲木金有二木有三矣易之爲卦八八六十四大玄之爲首九九八十一不相襲也說太玄者必以某首爲準某卦於是重複者十有七矣凡此之類皆說經之蔽通人無取也

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古有此言姑存其說耳其實當文王時已無洛書矣何以明之成王之崩

也東序西序天府之寶備列無遺乃河圖存而洛書無聞焉使文王時而有洛書則傳武王以至成王歷年未久不應遺亡必與河圖同陳兩序矣故知文王時無洛書也若孔子時則并無河圖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使其時河圖尚在必無此言故知孔子時無河圖也夫河圖洛書自作易之聖人文王孔子有不及見乃儒者於千百年後隨意造作轉相傳授曰此河圖此洛書吾誰欺欺天乎

泰誓之文首云太子發上祭于畢又云太子發升于舟其下云中流白魚入于舟中王跪取出涘以燎先稱太

子發後稱王此乃古史之體蓋周史所紀武王之事實始于此篇自此篇以前皆文王事故稱太子發以別之堯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下先書舜曰咨四岳然後書帝曰俞咨禹枚傳云言舜曰以別堯其說是也泰誓先書太子發後書王蓋古史體例如是矣鄭康成注云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此悠謬之談豈有俄頃之閒稱王定號者乎

戰國傳聞之事多好事者爲之往往失眞孟子辯而闢之卓矣乃其所載古事如瞽瞍使舜完廩浚井之類不知本何書近人或據以補舜典之逸恐未必然也以愚

論之如所稱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皆好事者爲之而非事實禹益事固不可考若舜事明載虞書曷嘗有南河之避乎列子仲尼篇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此說轉得其實堯典云舜讓于德弗嗣古本堯典作舜攘于德弗辭辭籀文作嗣故與嗣通禮記曲禮篇注曰攘古讓字然則今本作讓古本必作攘也攘者取也言以德攘取而弗辭也夫堯舜以天下相授受非命九官十二牧之比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使天命不在舜與堯固不得而授天命而在舜舜又何辭焉是

故列子斯言轉訛孟子爲得實矣

古人文體亦往往相襲如斯干無羊兩篇皆以大人占夢寓頌禱之詞魯頌閟宮卒章商頌殷武卒章皆言斬伐松柏營造宮室詞旨並相近采薇篇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出車篇云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小明篇二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奧而出車篇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全用召南草蟲篇首章之詞是古人作詩亦有藍本也論語司馬牛問君子司馬牛問仁兩章相次而意境

相似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兩章不相次而意境亦相似趙邠卿孟子題辭云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然則聖賢著述亦多沿襲後世文人轉相摹倣七發之後有七啟七命之作答客難之後有解嘲答賓戲之篇陳陳相因固無怪矣

禮云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然記問亦是一學周易有序卦一篇先儒以其無意義疑非聖人作其實卽記問之學也周易六十四卦次序頗不易記故作此一篇以聯絡之使自屯蒙至旣濟未濟皆有意義可尋則滿屋散錢貫穿成一綫矣尙書之序云爲某事作某篇不如易之貫穿成一故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夫書序萬不能如易之序然卽楊子此言可見作序卦傳之意亦可見序卦傳之功趙邠卿注孟子作孟子篇敘一篇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所謂

篇所以七者法天以七紀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其說穿鑿無理不知古人記問之學固如此也承學之士習聞其說則傳寫奪失易於校補不特見好學深思之意亦足見抱殘守缺之心自宋以來空談心性不足以語此矣

周禮太卜掌三易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今連山歸藏不傳則周易之異于夏殷者不可得而見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則孔子未正以前雅頌亥序與今應有異同宣十二年左傳稱武之卒章曰

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杜注曰此三六之次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愚謂此或孔子未正以前次第也然其餘則無以言之夫失所之雅頌不可得而見則得所之雅頌亦不可得而見也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衞侯衎出奔若此之類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然不脩春秋今已無存諸侯之策亦皆灰燼則孔子之所筆削者亦

不可得而見也士生千載之下讀聖人之遺經而欲盡
通其意斯固難矣故曰不知蓋闕
凡傳所以釋經也孔子傳易實刱斯體如經曰潛龍勿
用傳則釋之曰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
也又曰陽氣潛藏皆舉經文而申明之所謂傳也子夏
之傳喪服公羊穀梁之傳春秋毛公之傳詩皆用斯體
夏小正之有傳亦其類也獨左氏傳則不然蓋左氏非
傳春秋也孔子欲作春秋先聚寶書及春秋成而寶書
皆糟粕矣所謂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然諸書所載皆
本當時國史二百四十年事實具在於斯其聚之也既

雖其棄之也亦可惜於是左丘明乃編纂之潤色之自成一書與春秋本不相涉閒有舉經文而釋之者不過竊聞緒論一知半解依附聖經以自尊寵微言大義非所聞也所采取不盡者別爲外傳即今國語是矣左傳序正義述家語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其爲表裏可知左氏當日亦自有蒐羅采輯之功是故孔子之作春秋採驪而得珠者也左氏之傳皆鱗爪也公穀之徒發明經義譬猶焦明翔乎寥廓也若左氏者所謂羅者猶視乎藪澤也然其文章靡麗敘述詳明遂爲史

家之鼻祖雖不附春秋而其書自不可廢由是相承傳注之外別有紀傳之體史記平原君傳徐廣注引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是戰國記載已有傳之名而太史公史記遂有列傳矣故愚謂左傳者當列之史記之前使成一史不當厠之春秋之後強名一經也

何劭公說公羊有託王於魯之說學者多不信之然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爲天子之事則何氏之說固有所受之矣竊謂自宋以來儒者舉不識春秋之義惟蘇明允獨得之其論春秋曰有善而賞之非曰吾賞之魯賞之也有罪而罰之非曰吾罰之魯罰之也魯

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予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予魯也此卽黜周王魯之說蘇明允於春秋亦非專家未必得公羊師法而所言如此不謀而闇合足徵其學識之超羣絕倫矣近時孔顨軒固篤信公羊者而於何氏託王於魯之說顧不謂然未免買櫝而還珠也

隱公不書卽位雖三傳異辭要皆以爲攝耳其實不然也公羊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以是言之春秋託王於魯魯之隱公其猶周之文王乎文王雖受命改元然必待武王而後定鼎乎郟鄏是

故隱公之不書即位示開創之始王業未成也春秋二百四十年皆託王於魯以爲一王之大法非爲十二公作載筆之史其託始隱公不書即位自有大義區區以爲成公志小矣是故春秋始于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見創業之難終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見太平之應自來言春秋者未見及此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然由周而上溯堯舜禹湯之興其數皆不合孟子此言何所受之歟竊意孟子深於春秋如所云春秋天子之事又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皆深得春秋之意五百

年王者興蓋亦春秋師說也何者春秋託王於魯魯自伯禽受封其薨年不載史記徐廣集解引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嗣後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三十年並見史記魯世家上溯武王克殷六年而崩下加春秋二百四十年為五百五十一年而春秋以昭定哀為所見之世定哀之閒文致太平見王者治定適當周興五百年之後是故五百年而王者興乃春秋家說而孟子述之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不可知之之謂神然則聖人之上又有神人乎及讀周易而知其果有之也繫辭傳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郎所謂神人也夫聖人憂民者也故曰吉凶與民同患若夫神人者人而天者也使堯而爲天必無九年之水矣使湯而爲天必無七年之旱矣水亦憂旱亦憂堯之所以爲堯湯之所以爲湯也水亦不知也旱亦不知也天之所以爲天也此神聖之別也

百里奚事當孟子時已不得其詳故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

黨自好者且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止以空言反復辨論實無以折服好事者之心也夫秦穆之功不大乎齊桓則百里奚之賢不過乎管仲孟子不爲管仲而何予百里奚之深也蓋戰國時惟秦爲强而秦之强自穆公始故百里奚在戰國時甚見尊重商君相秦視堯舜禹湯無足法者而曰吾孰與五羖大夫賢可知當時之重奚也萬章一篇首論舜次禹次伊尹孔子而以百里奚終焉孟子其未免乎戰國之見也夫

孟子去齊有欲爲王留行者不詳何人趙注謂是齊人之知孟子者然據下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

不聽是稱孟子爲夫子而自稱弟子與公孫丑所云夫子當路於齊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稱謂相同又下文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是孟子與之言自稱長者與孟子語樂正子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稱謂亦相同然則此客必是孟氏之徒留仕於齊國者非泛泛然齊國之人也按趙注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于齊竊謂趙氏此注必有所受之留行之客或者其卽盆成括乎受業不終仕齊又見殺故不書其名意其所言必欲孟子暫留而自見齊王說之使復用孟子若然則非如穆公之有人

乎子思之側而反如泄柳申詳之有人乎穆公之側矣故曰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也

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也檀弓記子游之知禮則以曾子爲不知禮子產子大叔皆鄭國賢大夫也左傳記子產之敏則極言子太叔之不敵文章高下相形抑揚過甚古人屬辭亦往往不免孟子稱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夫曾元雖不如曾子之大孝亦不失爲賢者何至吝惜酒肉斯設其親且既曰亡矣又以復進其父見詰何辭

以對雖兒童之見不出於此而謂賢者爲之乎盖傳者以曾子養志曾元養口體兩兩相形非可以爲典要後之談士奮其舌端敘溫邪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抑又無足怪矣

魯人爲長府鄭注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夫藏財貨之府非如苑囿之可爲游觀如其未壞必不改作壞而改作則無可議竊謂魯人之爲長府季氏意也考之左傳昭公之攻季氏實居於長府然則季氏之改作長府猶趙簡子之欲毀晉陽之壘也趙簡子不云乎吾見壘培如見寅與吉射也季氏之見長府不亦如見昭公

乎且非特此而已魯一國之衆過長府之下皆指而目之曰此昔者君昭公所居以攻季氏者也忠義之士必有太息流涕者而季氏子孫不得安枕矣此季氏之所以必欲改作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舊論讀仍為仁夫舊貫何以言仁蓋動其不忍之心也舊貫可愛舊君獨不可思乎此孔門之微言而魯人傳其舊讀惜乎鄭君之不知從也其後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夫孔子之聖而貽為季氏吏出賜之徒仕季氏者多矣豈閔子而以仕季氏為恥且辭之則已耳

何必有汶上之言疑此事亦在昭公遜齊之年汶上自魯適齊之道示將從故君於齊耳

春秋之義微者書人論語所書有門弟子有門人門人亦微者也子路使門人爲臣而夫子曰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臣與二三子別而言之則門人之與門弟子固有異矣蓋雖同列門牆而行輩較晚未敢抗行故從微者之例稱人如云門人不敬子路又云子出門人問曰非微者而何孟子學於子思之門人至今迄不知孟子所師爲何人師不必賢於弟子信夫

莊列之書多寓名玄冥參寥之倫哀駘它叔山無趾之儔觸目皆是疑於以文爲戲矣不知此在古立言者自有此體也雖論語亦有之如長沮桀溺是已夫二子者問津且不告豈肯以姓名自通於吾黨昀昀原隰在水一方夫子與仲氏又何從諮訪其姓名哉特以二人各有問答之詞不可并爲一談於是爲假設之名以別之曰長曰桀美之也桀猶傑也曰沮曰溺惜之也言其沈淪而不返也以爲二人之眞姓名則泥矣嗣後文人沿襲斯體不廢翰林子墨闕賦家之瑰辭元微鏡機運楚客之故調夫固有所仿矣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是書不可盡信凡書皆然雖孔孟之書亦有然者何也夫以一人之事今日爲之而明日筆之於書已不能保其曲折之必合矣況待之數十年之後而成之他人之手乎是故孟子葬母猶前月事而已遽反於齊遂使千載下疑孟子不行三年之喪此訛謬之過也孔子之於陽貨其始也禮可以不見則拒而不見其繼也禮必往拜則從而往拜亦準之以禮而已乃適值其亡又適遇之塗此皆事之適然者也必謂聖人時其亡而往拜之此婦人女子之所爲豈聖人而出此乎且使夫子登陽貨之堂而與之見其相與

問答者亦不過如下文云云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豈復有他語哉見之家與遇之塗在夫子無損益也然則孔子何畏乎陽貨必時其亡而往拜之哉此亦記述之過也傳聞至孟子時并謂陽貨瞯孔子亡而饋豚孔子瞯陽貨亡而往拜遂使孔子與陽貨同出於瞯誣之甚矣夫孔孟之書且不可盡信然則二十四史中記載之失真者可勝道乎讀史者乃即其事實以論定其爲人吾恐古人之負屈而不白者爲不少矣

德清俞樾

儀禮士昏禮媵御沃盥交鄭注曰媵謂女從者也御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或疑壻之從者不知以何人爲之愚謂此亦婦人也蓋以隸子弟之妻妾爲之觀下文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使御非婦人何得入室而受婦所說之服乎又觀下文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使御非婦人何得與媵同餕豈男女襍坐履舄交錯如湻于髡所云乎其下云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曰送者女家有司也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可見婦之從者亦有丈夫則壻之從者何必無婦人乎古人制禮原本人情必無不近人情之禮也

儀禮諸篇皆題曰禮獨大射篇題曰大射之儀按禮記正義云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然則此經流傳題目不同其稱曲禮者每篇應題某禮其稱威儀及動儀者每篇應題某儀

暨乎禮經崩壞學者從煨燼之餘鈔撮成書稱儀稱禮各從其舊故合而名之曰儀禮今存者止十七篇稱儀者止大射一篇遂莫能言其故矣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今儀禮雖有十七篇之數而既夕篇即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篇即少牢饋食禮之下篇則止十五篇耳且惟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士喪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此六篇實為士禮若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少牢饋食禮此八篇非士禮也喪服一篇言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亦不專屬士也然則今之儀

禮未必卽高堂生所傳之士禮矣或者高堂所傳又有遺佚後人就禮古經五十六篇內剌取以補之而又不足乃分士喪禮及少牢饋食禮爲上下篇以合十七篇之數耳

經典釋文曰古有六經謂之六籍滅亡旣久今亦闕焉竊謂六經之名雖本於禮記經解篇託爲孔子之說然而樂實無經也樂記之文卽載禮記之中大司樂之職卽爲宗伯禮官之屬樂章卽在詩三百篇內然則樂何經哉至於鳬氏爲鍾韗人爲皐陶磬氏爲磬其制略見考工記特工師之事耳樂云樂云鍾鼓云乎晉書樂志

曰河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詞文選注引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蓋三代遺聲晉曠傳習猶有存者班固言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此類是矣譬之以禮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孔子正樂不外於雅頌之得所初未嘗別爲一書吾故曰樂無經也

三禮之次當以儀禮居首禮記次之周禮一書未必周公所作卽果出周公亦周之官制耳非禮經也漢世初出本謂之周官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

爲周禮然東漢時馬融作周官傳鄭康成作周官注未嘗竟目爲周禮也後之學者以鄭氏所注儀禮禮記周官通稱三禮於是相沿至今矣附之儀禮禮記之後庶幾得宜陸德明作經典釋文乃以周禮冠首曰周爲本儀爲末抑何到置之甚又爾雅所以釋經宜次經後老莊子書不得先之陸氏先老莊後爾雅亦所未詳也

爾雅爲周公之書而有張仲孝友之文學者疑焉余謂晉人羼入也晉大夫張老卽張仲十三代孫見困學記聞所引張氏譜其子孫在晉故述其祖德附之雅訓以爲光榮且如釋山篇曰梁山晉望也此晉人增益之明

證不然何國無望而獨舉晉望乎釋獸篇秦人謂之小驢夫方俗語言不可勝載周公何意獨載秦語乎此亦晉人爲之蓋秦晉壤地相接而又皆姻之國秦人之語耳孰能詳帖畢之士附載與開相承至今莫能刊削矣春秋時晉最强人文亦最盛古書流傳往往經其附益逸周書末載師曠見王子晉事竹書紀年以晉事終皆此類也

晉穆侯名其二子曰仇曰成師蓋皆美名左傳載師服之言乃有嘉耦曰配怨耦曰仇之說此好事者爲之爾雅云仇合也又云仇匹也周南兩言好仇大雅言仇方

毛公皆訓匹與雅詁合怨耦之說非古訓也鄭君用左傳以易毛義殊爲失之春秋時人好因字義橫生議論如論畢萬之後必大則曰魏大名也論鄭文公賤妾燕姞則曰姞吉人也魯人毀中軍於施氏成之臧氏蓋取施啓近兆有毀之義臧則善也衞侯爲虎幄求令名者與之始食太子請使良夫良亦善也若此之類甚衆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曰爲魏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則亦以之說經雖公羊師說未敢信也

周易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王輔嗣注曰爲師之始齊衆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

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然則王氏所據經文當作師出不以律若無不字則義不可通彖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其師出以律四字乃先明律之不可失其云失律凶也方是釋經文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之義今經文奪不字郎涉傳文而誤耳唐郭京作周易舉正乃見不及此然宣十二年左傳引周易正作師出以律否臧凶且釋之曰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則又似以否臧連律字讀者律否臧猶云律不臧也夫孔子作傳但言失律之凶不言律有

臧否左氏晚出先儒致疑其所說經多違經義鄭君箋詩好以左傳易毛公舊說愚竊非之所說律否臧之義未足據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聖人之言如此而已至六十四卦與期之日初不相當後儒必以卦當日乃以一卦當六日四分則六十卦已盡朞之日而四卦無用於是以坎震離兌主二十四氣不在六十卦之列此京房之說已牽合難通而焦氏之法又以一卦直一日自乾坤至旣未濟盡甲子至癸亥六十日六周而得三百六十日以坎離

直夏至冬至震兌直春分秋分不在六十卦之列魏伯陽之法又以一爻直一時兩卦直一日依序卦次第輪直而以乾坤坎離爲槖籥不在六十卦之列凡此之類雖漢人舊說皆曲學小數無當經義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而又相之此匹夫匹婦之所羞而孔子顧不之罪何哉曰此三代以上之見聖人公天下之盛心也夫古之君臣非猶夫後世之君臣也天子不能獨治其天下於是乎有諸侯諸侯不能獨治其國於是有大夫天子之有諸侯非曰爲我屏藩也諸侯之有大夫非曰爲吾臣僕也自天子諸侯以至一命

之士抱關擊柝之吏各量其力之所能任以自事其事以自食其食依位曰天位祿曰天祿無非天也天之生管仲使之匡天下也天何私於齊而爲齊生管仲哉管仲亦何私於齊而以齊霸哉使齊不用而魯用之則以魯霸可也魯不用而之秦之晉之楚之宋則以秦霸以晉霸以楚霸以宋霸可也夫且無擇於齊而又何擇乎小白與糾哉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孔子歷說七十二君皆是道也至後世則不然君之視其國如農夫之有田臣之於君若傭焉而受其直於是齊王蠋之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人人奉之爲天經地義一犯此

義則匹夫匹婦皆得而笑之雖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曾不足贖其豪末之罪而孔子之言遂爲千古一大疑嗟乎此古今之異也古人官天下後人家天下也是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孔子之言官天下者也程子曰小白兄也子糾弟也故管仲可以不死程子之言家天下者也

周官閭胥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注曰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兕角爲之撻扑也夫觵之與撻其事異矣記曰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酒豈所以爲罰

者哉然而閭胥之贖則無異於撻且先贖後撻是贖之更甚於撻之也嗟夫聖人治天下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其恃有此道乎蓋撻之爲罰齊之以刑也民免而無恥也贖之爲罰齊之以禮也有恥且格矣古三代盛時其里巷細民皆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恥爲非由上之人先待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上以盜賊待其民而民亦以盜賊自待術楊日敝奸宄不息烏呼術楊之爲用不如一贖矣

家富子壯則出分說者以爲是秦人之惡俗以愚論之天地之生人固曰分之勢也一父母而生子二三子又

各生子二以至於無窮而不可究詰乃必欲聚之一宮常如一父母之時其勢豈可得哉昔周初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雖在王室懿親不能無分也況庶族乎詩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甯適不來微我弗顧此分之見於詩者也若使無分則諸父何速焉而又何來與不來也禮內則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

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此分之見於禮者也若使無分則將何獻焉而又何入與不入也是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仁之至也分則義之盡也仁且義人之道也世有以累世同居爲美談者殆高世之行而非所謂中庸不可能者乎

內則曰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鄭注曰衰老無嫌夫夫婦之間何嫌之有必至七十然後同藏無間則伉儷之恩薄宜家之道苦矣且唯之爲言取必於是時者也然則七十以前固不可七十以後亦不可與唯及七十於義難通反復思之鄭注殆誤據表記篇唯天子

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竊謂此唯字與彼不[illegible]當爲雖夫婦之禮雖及七十同藏無閒明不以衰老而見疏外也下文曰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兩文相承義亦一貫見夫婦之禮雖及七十同藏無閒妾則不必然矣然未至五十亦必與五日之御亦不以衰老而見疏外也若如鄭注則上言夫婦主於有別義之事也下言妾御主於有恩仁之事也兩節判然有如冰炭不當以故字承接而下矣須知雖及七十妾雖老兩雖字本屬一律下雖字作雖而上雖字作唯古書假借往往有此注家不達遂失經旨且使人厚於妾而薄

於妻有關世道者甚鉅豈有同牢合巹之夫婦而各私所有儼分畛域者乎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因筆之此以告薄俗

內則一篇多言飲食之事冢宰所屬首列飲食之官人子之於親人臣之於君所宜致謹者其無先於此乎鄉黨記聖人之事亦於飲食加詳焉是故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者孔子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亦孔子也或疑二者之相悖則固不然夫飯疏飲水之中亦自有精且細者存薄乎云爾必非鹵莽滅裂也

商自成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可謂盛矣其國

祚雖不如周之久然至紂而後失之自紂以前固未失天下也周之天下則不待王赧而早失矣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以今言之孟子之時猶周代也而孟子已與夏商等視蓋自平王東遷政教不行浸淫至於戰國幷虛名不復能保其失天下固已久矣特未亡國耳古者天子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故天下之所歸往則謂之王者則謂之有天下若其德衰號令不足以及天下則仍是一國而已矣後世不達此義殘山賸水猶擁虛名作史之人務存忠厚奉蜀漢爲正統列昰昺於編年凡此之類非

古義也

周自成康以降惟穆王宣王頗盛焉以詩書考之穆王有書而無詩宣王有詩而無書詩書其相表裏與然二王實皆非賢君太子晉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宣王且云爾穆王無論矣穆與繆古字通非美謚也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則周穆王之謚殆與秦穆公同以其盤游無度故立此號歟

春秋時卿大夫多得美謚文武成康布滿史策欒盈見殺猶稱懷子荀寅被逐猶稱文子他可知矣靈子厲子

固無闕焉乃其時諸侯往往有諡靈若厲者寬於其臣
而嚴於其君何歟公叔文子之請諡也曰日月有時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古者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
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以必有以易之其生也既爲令
名其死也宜爲美諡若人君之名既非所得稱又何待
乎易則其諡也非以易名固以表行也大行受大名細
行受細名周公之制莫之敢紊君臣諡異職此之由後
世若王禰時爭許敬宗之諡持論雖正於古義其猶未
達乎

春秋書弑其君及其大夫者三曰孔父曰仇牧曰荀息

乃據左氏傳宋萬之弒閔公也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然則太宰督與仇牧同死春秋書仇牧而不書督何歟曰督亦弒君之賊也萬弒閔公督弒殤公督亦萬也以萬殺督猶以萬殺萬也又何書焉夫人臣莫難於以身死其君以身死其君而不足以贖其弒君之罪春秋於君臣之獄嚴矣

春秋書初獻六羽竊有疑焉古有六佾八佾之文無六羽八羽之說變佾言羽於古無徵且舞有羽舞有干舞言羽遺干於義未盡杜預曰公問羽數故書羽則因一時問答之詞而變三代沿襲之號其文則史當不其然

何休曰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乃左傳又云將萬焉萬則武舞矣劉炫曲爲之說終不可通愚按大司徒職之羽物考工記之羽者皆謂禽也春秋六羽卽周官庖人所共之六禽鄭司農說六禽曰鴈鶉鷃雉鳩鴿此必有所受之初獻六羽謂始共此六禽也雖於經師舊說無所依據倘遇東三傳而獨抱遺經者或亦有取乎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說殆非也古人於形勢險阨之處輒因其地勢而築之以資守禦易稱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是也孟子言爲高必因丘陵是知古人固有因丘陵而爲高之法春秋書築郿其謂此乎漢書武帝紀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又匈奴傳云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是卽古之遺法余從前奉使行河陝閒見兩面土山若立壁然蓋皆古人所築以爲險固者至今猶存也

曾無風而有頌何也曰孟子稱詩亡然後春秋作則詩與春秋自相表裏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又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

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答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然則魯無風而列於頌正春秋託王於魯之義其有周頌有商頌所謂同時稱王者三也有商頌而無夏頌春秋絀夏之義也

孔子魯人七十子亦大半魯人乃微言大義傳至今者則往往出於齊人如公羊子齊人也春秋一經賴以粗明穀梁不過掇拾補苴左丘明固不傳經所弗論也漢初詩有三家而齊詩之學獨存異義六情五際皆出齊詩漢書翼奉郎顗兩傳略見大指惜後學失傳毛義孤

行使聖人刪詩之舉僅同徐陵之編玉臺新詠王安石之選唐百家詩而制作之微意不可復見矣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不知其語云何必有精語惜其不傳孟子譏公孫丑曰子誠齊人齊賓未可輕也

論語微子一篇似乎淩雜不倫細讀之乃一篇如一章也以殷有三仁始以周有八士終首尾自成章法其論殷三仁以微子爲主微子恝然竟去似視箕比有愧乃孔子並許爲仁明居亂邦者有可去之義也下載柳下惠之言主於不去然其下兩書孔子行則孔子固去矣以後書接輿事書沮溺事書丈人事皆孔子去後之事

而以逸民一章繼之逸民之中柳下惠存焉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明孔子異於柳下惠正見柳下惠之不去不如孔子之行也前後相應幾於天衣無縫矣於是又載大師摯諸人之去國亦明可去之義而終以陽襄之入於海別有天地非人間矣使自此竟止殊有江上峯青之歎乃又載周公謂魯公語而以周有八士終之以見幸生開國之初濟濟多士爲邦家光殷三仁何其可悲周八士何其可樂也此曲終奏雅也

大學中庸雖孔氏遺書要是七十子後學者所爲列之論語之前似乎未安孟子舊在諸子中太史公以孟荀

合傳最為有見孟子一書敵荀子則有餘配論語則不足乃自考亭以後學者奉四書為定本矣宋錢時撰四書管見十三卷四書者一論語二孝經三大學四中庸先論語而後學庸有孝經而無孟子似較考亭為有見也竊謂元明至今祧高密而禰新安漢唐相承之舊學為之一變說易則信先天說詩則疑古序有識之士未敢苟同惟校書之偽贋始獻疑為一大功不可泯耳

論語正義云此書所載皆仲尼應荅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也竊謂荅述曰語雖本鄭君周官注然論語得名未必

以此禮記樂記曰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疑古史記識自有語名牧野之語乃周初史臣記載之書也左丘明著國語亦因周史之舊名孔門諸子論撰夫子緒言而名之曰語固有所仿矣

自四書章句集注行而古注束高閣矣其中亦互有得失未可一概而論如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注以爲二事而今一之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古注以爲一事而今二之如此之類不妨竝存乃如子張篇載子游之言曰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滅性此說固自無弊考亭不從別爲之說曰致極其哀不

尙文飾也是考亭之意必以爲勝於舊說矣乃又曰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傷略細微之弊夫易古人無弊之說爲有弊之說而反以有弊爲古人罪緜不知其何意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趙注曰介大也此說得之人惟己小而物大於是物之臨我者不必其果大也而視之皆厖然矣顚倒眩惑失其所守復何怪焉若柳下惠者己大而物小彼視千駟萬鍾猶簞食豆羹也視萬乘之卿相猶褐之夫也三公雖尊曾不足當其劍首之一吷我自有大於三公者存而豈以三公易我之

大也是謂不以三公易其介近解曰介有分辨之意則
硜硜然小矣且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乃言其有分辨
與孟子乎曰推重展禽殊不合也
周襄王謂晉文公曰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
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夫晉爲唐叔之後亦是
姬姓即使改物豈能更姓襄王此語似乎失詞不知此
乃古義也晉語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
而已又曰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又
曰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
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若然則

父子兄弟不必一姓使周德衰而晉有天下不妨自爲姓以別異於周不必其爲姬姓矣

千乘之國馬包異說嘗以包說爲長子路曰千乘之國冉求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蓋子路所說者百里之國故冉求從而遞減之爲六七十五六十也若從馬說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似過大矣大約古人言百里之國便爲大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六尺以極小言百里以極大言不極小不足見託孤之難不極大不足見寄命之難後人生大一統之世提封萬里遂覺百里之地小若彈丸此古

今之勢異也
實始翦商子孫之辭也在太王當日不特無其事并無其意然周人追王自太王始則不得不以周之王業爲始於太王周自此始商自此止矣故曰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後人不達或欲據爾雅訓翦爲勤非也

周禮皆特立姜嫄廟疑於有妣而無祖余謂姜嫄者帝嚳之妾也而實生后稷以其爲周人之所自出故不可以無廟以其妾也故不敢以配嚳而特立廟以祀之嘗作釋姜嫄一篇存賓萌集中及讀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

於野又不敢舉也有狸乳而鸇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曰無野是爲頃公然則頃公之生與后稷同蕭同叔子是惠公之妾則姜嫄是帝嚳之妾明矣頃公事雖不足信要是依附古事而爲之可取以爲證也

曲禮曰勞毋袒知袒是不敬孟子言袒裼裸裎亦是極言其不敬耳乃禮又云非有敬事不敢袒裼學者疑焉余謂袒裼自是大不敬之事而有時不得已用之至敬之地如祭禮君袒而割牲夫割牲非袒不可也若非割牲則不敢袒是謂非有敬事不敢袒裼與勞毋袒之義本是一貫無庸曲爲之說也

古人宮室之制自李如圭以後考之略備矣惟北堂之名竊有疑焉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鄭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夫房中爲地幾何如賈氏疏棟北一架爲室南壁則室之深止五架之一耳乃分前爲房後爲堂乎且堂之與室有墉以閉之室之與房亦有墉以閉之若房與北堂則無墉也無墉則以何者爲節乎愚謂北堂東房一地而異名以其對西房而言故謂之房然西房有北墉而東房無北墉故西房無堂名而東房有堂名曰北堂者對前堂而言前堂南嚮此則北嚮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云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

卽是房中禮有明證其爲一地而異名明矣鄭君云房中半以北失之余從前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嘗作東房西室圖猶泥鄭說也

詩人之詞何其微而婉歟如芄蘭刺惠公也惠公之惡豈勝言哉詩則曰垂帶悸兮說文曰悸心動也引申之凡物之動者皆可以悸言之其垂帶悸然常動則其舉動之無節可知矣所謂驕而無禮也而毛傳乃云悸悸然有節度未得詩意也如狼跋美周公也周公之德豈勝言哉詩則曰赤舃几几說文曰掔固也讀若詩赤舃掔掔是几几本作掔掔其義爲固足容嚴重故掔掔然

而其處變如常亦可見矣所謂不失其聖也毛傳但云几几絇貌亦未得詩意也烏呼說詩如毛公而尚未能盡得詩人之意千載而下推求字義反有得焉小學之有功經學豈不信夫

詩書之義蓋有同者史記殷本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是作盤庚所以諷小辛也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序並云刺幽王也其信南山序云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正義謂四詩皆思成王夫周人經幽王之亂而思成王猶殷人當小

辛之衰而思盤庚也然思盤庚而作盤庚三篇不及小辛也思成王而作楚茨諸篇不及幽王也此古人立言之微婉也是故楚茨諸篇言雖美盛意實悲涼正如白頭宮女閒說元宗聞者爲之起舞而言者涕淚盈掬矣後人不信序說但泥文詞將詩人言外之意付之悠悠於是諸詩味同嚼蠟矣

讀詩不可忽略於一字之閒如云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夫門有四而獨言北者以北門背明而向陰也此毛義也又如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夫道有左右兩畔而獨言右者右亦陰也此義毛鄭均未及也采芑篇首章云采

苓采苓首陽之巔次章云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則山之上下已徧及矣三章云采葑采葑首陽之東夫山有四面乃獨言東者東爲震方震爲長子故太子居東宮明讒人之言切近太子此詩刺晉獻公之信讒蓋爲太子申生發也不然詩人之詞豈苟且趁韵而已哉

湖樓筆談二